



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群雕前，竺扬的孙子竺松民（左）接受采访（龚国荣 摄）

藏在心头的记忆，一段无悔的业绩

——记宁波籍革命老战士竺扬

投身南昌起义 一路作战

1926年，竺扬在省立四中读书，与沙氏兄弟沙文威（史永）、沙文汉以及陈修良和陈修良的母亲、被称为“众家姆妈”的陈馥老太太十分熟悉。史永当时是宁波市学联主席，是团宁波地委的负责人之一，竺扬是共青团员，市学联的主席。1926年，竺扬被学校开除，回到奉化江口竺家老家，这期间他干了两件事。他与哥哥竺一平发动农民运动，组织农会、二五减租。把他的阿婶与蒋介石的妹妹一同念佛的庵堂也封了，改成“养老院”。他还成立了党支部。当时中共宁波地委负责农民运动的委员竺清旦到江口检查工作，一边赞扬这个稚气又莽撞的少年“农运搞得很好”，一边又委婉地指出其程序上的不足。之后，兄弟俩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党支部也得到承认。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反动派通缉了一批党员、团员，他们中的一些人迅速转移到武汉。竺扬和同乡俞佩钦，还有宁波手工业工会领导人柴水香等人也到

了武汉。7月，武汉已经出现了汪精卫和蒋介石合流反共的迹象，于是，17岁的少年竺扬与俞佩钦、柴水香等奉命参加贺龙的二十军教导团当学生兵，投身八一南昌起义。

8月酷暑，他们一路作战，一路向南行军。江西会昌一战中，竺扬亲眼看着俞佩钦倒下了，他自己腿上也中了一颗子弹。但他还是坚持跟着大部队走，一直走到汕头，在过一条塞满尸体的河流时，伤口感染了，生了蛆，他被抬到伤兵医院。没有药物消毒，医务人员只好拿干石灰撒在伤口上，用水一浇，他痛得死去活来。无奈之下，他写信向哥哥竺一平求援，竺一平闻讯立马卖掉田产赶去，费尽心力把竺扬拉回上海抢救。命算是救回来了，可是他的腿落下终身残疾，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伤痛时不时折磨着他。

当时，兄弟俩是遭到通缉的，他们只好在上海一边疗伤，一边暗寻寻找组织。不久后竺扬由党组织介绍到华南大学读书，在那里认识

了同乡朱镜我，朱镜我是鄞县人，是一位大学者。不久，华南大学被查封，竺扬又找到了沙文汉，沙文汉刚从苏联莫斯科学习回来，沙文汉安排竺扬在沪西区委印刷厂工作，后来印刷厂又被查封了。竺扬带了一些秘密印刷的党的文件、宣传品回到家乡，家乡反动派仍旧要抓捕他，他只好又逃回上海。与沙文汉一起住在常德路一家煤炭店楼上，办“上海学圆学校”，帮助安排宁波一些逃亡的青年，他既当教师又当管理人员，没有一分钱报酬。“九一八”事变后，成立了沪东教育界抗日救国会，组织剧团宣传抗日思想，“左联”还派人来辅导。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学校、剧团解散了，竺扬只好再度回到宁波。当时，中共宁波市委负责人杨仁梓叛变，交出了党员名单，宁波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幸好杨仁梓并不认识竺扬，竺扬继续在鄞南各个小学教书，不断地向学生、青年宣传抗日救亡思想。

摄制组不久前到南昌寻访，可惜，见证竺扬参与南昌起义等辉煌历史的知情人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他们不是牺牲，就是故去。

我等入,防止国民党反共分子捣乱。

从1938年起，竺扬把朱洪山、王晓峰、胡华、竺宜俊（蓝瑛）、张林冬（女）等青年学生送去山西临汾八路军学兵队、延安陕北公学学习。之后，这些人有的在浙东从事抗日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如朱洪山后来任新四军浙东留守处副主任，解放战争时壮烈牺牲了。有的如胡华已过世了，但是蓝瑛、张林冬尚健在。在接受摄制组采访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竺扬是我们的领路人。南昌起义，他九死一生，追随党，信仰不变。”

1937年10月，“浙东临时”刚恢复时，党员仅20余人，到1941年4月宁绍特委分开时，党员发展到875人。这些党员后来成为创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浙东纵队的骨干。

今年5月，摄制组赶到武汉采访。96岁的张林冬老人，80多年前就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了。武汉有关部门获知这一情况后，说“宁波对抢救革命老人口述史料很重视”。而对蓝瑛同志录音录像后不久，这位96岁老人就住进了重症病房，他的子女说：“宁波对革命史料抢救很及时。”

今年7月20日，骄阳似火，摄制组来到朱镜我烈士故居朱家峰。追溯当年革命者的行踪，摄制组同志深有体会地说：“1937年七八月间，竺扬拖着伤腿步行40公里找到他的老师；朱镜我不顾大出血的危险赶到观音庄，再到上海，重建了宁波党组织。老党员们身上体现了怎样的精神？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一息尚存，对党忠诚。”

任这两家公司的经理。“三反”时竺扬被错误处理，以至牵连到哥哥竺一平。但是，他的学生胡华、秦加林都很关心这位革命的引路人。时任驻外大使的秦加林，只要一回上海就来看望他。党史专家胡华教授，也多次为竺扬叫屈。“文革”中，无数次批斗将这位老革命摧残得耳朵都聋了，但他绝不低头。

晚年的竺扬一直记挂着昔日的战友和烈士。他念念不忘与他一起参加南昌起义而牺牲的俞佩钦烈士，他为俞写了证明，并积极寻找联络另一旁证人。他说：“我如果不证明这段历史，可能以后没有人会知道俞佩钦。”烈士的血不能白流，竺扬为此无怨无悔地奔走。

1994年4月，他在上海病故。正如文献纪录片《无名英雄》主题歌中所唱：藏在心头的记忆，一段无悔的业绩，默默无闻又何妨，留下正义在心里。我的心，我的爱，洒遍大地和山脉……

恢复和重建宁波党组织 呕心沥血

1932年后，竺扬在鄞南几个小学当校长、教师，期间结识了鲍浙潮、陈秋谷、周鼎等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卢沟桥一声炮响，全面抗战爆发。竺扬和几位年轻人投身抗日救亡宣传，组织了“生活剧团”。当时他27岁，还是青年，热血沸腾，不过也时常感到没有主心骨。当听说老师朱镜我被释回老家金峨养病时，他非常兴奋，“还是去找朱先生，他是老党员，向他谈谈我们的想法。”

朱镜我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说“抗战是长期的，抗日救亡必须要有一个核心领导，这就是建立党组织，担当起历史的使命，我们一起干。”朱镜我来到观音庄，成立了5个人的中共浙东临时特别支部，朱镜我当选为书记。他原本想叫竺扬到上海找八路军办事处的潘汉年，后来考虑再三，还是自己抱病去了上海找上级党。



96岁高龄的张林冬老人（左）接受采访（龚国荣 摄）

1937年10月，朱镜我从上海回来，传达了三点意见：同意恢复朱镜我、竺扬、鲍浙潮、周鼎、陈秋谷等5人的党籍；撤销原自行组织的“浙东临时特别支部”；正式成立“中共浙东临时特别委员会”。“临特”成员，仍由原“临支”成员5人组成，朱镜我任书记。“临特”决定在鄞西洞桥天王寺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又称“飞鹰团”，由鲍浙潮负责与鄞县县长陈宝麟联系。飞鹰团团长由陈宝麟兼任，鲍浙潮任副团长。政治课由朱镜我、庄禹梅讲授。

竺扬在飞鹰团里恢复竺一平、庄禹梅等老党员党籍，并发展了青年学生秦加林、詹步行、陈冠商等人党。国民党鄞县党部派来了军训教官周镐，周成立了这么一个帮会。于是竺扬也成立了兄弟会，秦加林、詹步行、汪诚功（徐朗）、陈冠商都是成员，他们团结一致，暗地里掩护朱镜

铭记当年战友 初心不改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宁绍特委改成宁属特委和绍属特委，竺扬因为已有所暴露，组织上决定将其转移出去。他先撤退到上海，找到了沙文汉，当时沙文汉是江苏省委宣传部长，隐蔽在上海巨籁脱路（现巨鹿路）、“众家姆妈”出资购买的一幢房子里。而东南局书记饶漱石在皖南事变突围后，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安排在“众家姆妈”家隐蔽了4个月。沙文汉找饶漱石汇报了竺扬的情况，饶同竺扬谈话，建议他去苏中。当时竺扬腿伤复发，饶指示由组织出钱先在上海治疗。几个月后，竺扬带着大儿子竺振放前往苏中如中县，竺任县委组织部长。到了1942年夏，谭启龙、何克希在浙东成立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竺扬又回到浙东。谭启龙派竺扬担任宁波城区特派员，竺

扬把妻子、女儿和侄女都带到宁波，建立秘密联络站。现竺振放已故，但竺扬的女儿、小儿子、侄女等还健在。

1945年，竺扬腿伤复发，在四明山后方医院一边治疗，一边做指导员。有一次他坐船来宁波城区途中，被两个叛徒认出，关到宁波宪兵队。谭启龙立即命令丁公量通过埋伏在日军驻宁波宪兵司令部的四〇〇反间谍小组的周迪道（也是1927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加以营救，周迪道假意让竺扬去四明山搞情报，骗过日军，于是竺扬脱身回到四明山。

1945年9月，他随军北撤，在华东局党校学习几个月后，分配在山东工商局工作。1949年随军南下回到上海，在华东财委下的新建公司工作，又筹建利民运输公司，担

王必文：拳击推广的热心人

本报记者 姬联锋

2017年“麦点杯”全国青年男子拳击锦标赛7月初在宁海中学落幕，来自全国各地37支代表队的300多名拳击选手进行了10个级别的较量。这项由国家体育总局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拳击协会主办的大赛，已是第二次在宁海举办，执行单位是宁海的搏星拳击俱乐部。

比赛过程中，宁海搏星拳击俱乐部理事长王必文一直忙前忙后，用他的话说是“累并快乐着”。他很乐意看到，通过举办比赛，宁海的拳击氛围越来越浓，拳击运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

比赛刚一结束，全国拳击教练员培训班又在宁海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顶级拳击教练参加了培训。培训班特别邀请了10多位中科院博士、博士生导师担纲授课，还邀请了曾担任拳王泰森教练的汤米·布克斯为大家授课。宁海县体育局和搏星拳击俱乐部是该活动的承办方。

“青少年拳击技术的培养，应注重基本功的练习，而基本功的练习有赖于教练员的训练水平，于是我萌生了承办全国拳击教练员培训的念头。”王必文表示，办培训班的目的是，想进一步增强人们对拳击的认识。他还打算创立全国拳击运动员培训基地，举办国际拳击高峰论坛。

一家县城的拳击俱乐部，能够承办这样大型的全国性拳击赛事和活动，这在全国都很少见。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王必文对拳击运动有着特殊的感情，可以说是拳击改变了他的人生。

今年48岁的王必文身材健硕，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这是他常年坚持拳击锻炼的结果。很少有人知道，小时候的王必文身材肥胖，这让他自卑又自闭。“上学时全年级跑步，我经常跑在一群女生后面，遭到同学们嘲笑。”王必文说。到了高一时，有一天他莫名其妙遭遇校园暴力，被几个同学打得后脑勺流血不止，去医院缝了7针。这件事对王必文刺激很大，他立志要自立自强。恰好他的同桌在跟着一位教练练习拳击，于是王必文随同前往，得到了拳击教练董克强的悉心栽培，进步很快。

高中毕业后，王必文选择去当兵，在部队期间，一直坚持着练习拳击的爱好。转业后，王必文进入宁海的一家银行工作，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拳击运动，他开始免费推广拳击，业余时间都花在教别人练习拳击上，还把积蓄花在场地费、器材费等方面。

周围有一些人不太理解王必文的做法，好在爱人一直很支持他。“一开始只有几个人，后来学的人越来越多，我每天

教，嗓子都要冒烟了。”王必文笑着说。

几年下来，王必文培养的学生在全国性的各类拳击比赛中获得10余项冠军，他还向省队和体校输送了不少拳击苗子。

然而这项事业也让他负债累累。怎么办？夜深人静的时候，王必文陷入思考。后来他决定辞去工作，下海经商，开工厂做外贸。

王必文把练习拳击的劲头用在了做生意上，生意越来越红火。这时，他又做出了让不少人感到意外的选择——从外贸生意中抽身，把生意交给同事去做，自己开办拳击俱乐部。“我想轻松点，做自己喜欢的事。”王必文如此解释。

就这样，宁海搏星拳击俱乐部成立，王必文希望通过俱乐部的推广和培养，将来为宁海打造一位拳击世界冠军。为了发现好的拳击苗子，他还派人免费到宁海的中小学校教授拳击。

想要让拳击进入学校并非易事。王必文还记得他第一次去宁海一所小学，跟校长提出免费开设拳击课的建议时，校长当即拒绝了他，理由是学校里开设的体育运动项目已经够多了。王必文没有放弃，他给校长讲述了自己练习拳击的经历，以及这项运动对练习者的益处，校长听完后很感动，最终决定把拳击运动引入校园。目前宁海有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开设了拳击课，搏星拳击俱乐部的教练会定期免费授课。

打拳会不会让人好狠斗勇？王必文认为教学更要教人。“如果有小孩打架，我会跟他说：‘要打去拳击台上打，一个不够安排五个十个让你打’。”对于那种特别顽劣的学员，王必文会将其劝退。

渐渐地，学员们体会到了练习拳击的好处，有人减肥成功，有人强身健体，有人健身之余还结交了不少朋友。王必文还告诉记者，有个学员的脑袋之前曾被人用榔头敲了一下，局部脑壳受损神经受到压迫，时有癫痫发作，去医院治疗没有明显效果。机缘巧合，此人跟随他练习拳击，后来癫痫竟不药而愈。

在教授学员拳击之余，王必文喜欢喝喝茶、练练书法。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桌子，上面摆满了笔墨纸砚，看得出来，他的书法功力不浅。“小时候，父亲时常会拿来厚厚一叠纸让我练书法，练完了才能出去玩。”王必文说，近年来，书法才真正成为他的爱好。

在17岁到37岁的漫长岁月中，王必文基本上每天早上坚持练习拳击或者进行各种体能训练，从5点练到7点。这么多年能持之以恒，他也很佩服自己。“家长最好给孩子培养一个运动爱好，然后每天坚持，孩子会更有毅力，孩子结交的朋友也会是健康向上的。”王必文说。



除了练习拳击,书法也是王必文的一项爱好（姬联锋 摄）